

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

第一分册

实践论 矛盾论

人民出版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論文

第一分册

实践論 矛盾論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16}$ • 印张 $8 \frac{1}{4}$ • 字数 70,000

196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12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統一书号 1001 • 641 定价（二册共）（五）1.20 元

出版說明

为了适应讀者的学习需要，本社特将毛主席的这四篇文章合出一本书。其中《实践論》、《矛盾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三文，是根据《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一九六四年六月第一版所載原文排印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是根据本社所出单行本一九六四年六月第一版排印的。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九月

目 录

实践論.....	1—20
矛盾論.....	21—70
一 两种宇宙观	22
二 矛盾的普遍性	27
三 矛盾的特殊性	32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45
五 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53
六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61
七 結論	64

实 践 論*

論認識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一九三七年七月)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对社会实践的依賴关系，即認識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賴关系。

首先，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經過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識，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

* 在我們党内，曾經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絕中国革命的經驗，否认“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語，去吓唬人們。还有另一部分經驗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經驗，不了解理論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錯誤思想，特別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損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論》，是为着用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特別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錯誤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輕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論》。毛泽东同志曾以这篇論文观点在延安的抗日軍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到的。在沒有階級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員的資格，同其他社会成員協力，結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問題。在各种階級的社会中，各階級的社会成員，則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問題。这是人的認識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階級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認識，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階級斗争，給予人的認識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階級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发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不論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內，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則由于生产规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

对于社会的認識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時候，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科学。

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們的社会实践，才是人們对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們达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结果时，人們的認識才被証实了。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預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后，也就从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們就能变失敗为胜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認識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認識离开实践的錯誤理論。列宁这样說过：“实践高于(理論的)認識，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辯証唯物論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辯証唯物論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強調理論对于实践的依賴关系，理論的基础是实践，又轉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

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

然而人的認識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認識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間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們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两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許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說話，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認識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別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們的感官，引起了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腦子中生起了許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間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認識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們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

社会实践的繼續，使人們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們的腦子里生起了一个認識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內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別。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

可产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来。《三国演义》上所謂“眉头一皺計上心来”，我們普通說話所謂“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腦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認識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們在他們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們“想了一想”之后，他們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是彻底的、誠懇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們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們对于团結救国也是真实的話，那末他們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們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認識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認識的阶段。認識的真正任务在于經過感觉而到达于思維，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內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間的內部联系，即到达于論理的認識。重复地說，論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認識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論理的認識則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內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辯証唯物論的关于認識发展过程的理論，在馬克思主义以前，是沒有一個人这样解决过的。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論，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

這個問題，唯物地而且辯証地指出了認識的深化的運動，指出了社會的人在他們的生產和階級鬥爭的複雜的、經常反覆的實踐中，由感性認識到論理認識的推移的運動。列寧說過：“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3〕}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認識過程中兩個階段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為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為論理的，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為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還未到來，還無這種實踐，只有列寧和斯大林才能擔當此項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

外，主要地是他們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話，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們的实践中間取得了“知”，經過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間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們。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認識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說些反对的話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里手^{〔4〕}”，有了道听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識的問題是一个科学問題，来不得半点的虛伪和驕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实和謙遜的态度。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草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經驗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实上多数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識。这些知識在古人在外人

是直接經驗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經驗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說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識是可靠的，否則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識，不外直接經驗的和間接經驗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間接經驗者，在人則仍为直接經驗。因此，就知識的总体的說来，无论何种知識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經驗的。任何知識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經驗，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論者。“知識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們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認識論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認識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运动——認識的逐漸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階級对于資本主义社会的認識，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們还只在感性認識的阶段，只認識資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們还是一个所謂“自在的階級”。但是到了他們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經驗，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經驗总结起来，产生了馬克思主义的理論，用以教育无产階級，这样就使无

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認識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5]和义和团运动^[6]等籠統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認識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認識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7]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經驗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們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們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經驗，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經驗（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經驗），使他們能够理解貫串整个战争的內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經驗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經驗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說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內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

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詳細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經過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經驗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虛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問題的人，他就能夠自己做出應該怎样进行工作的結論，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問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內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認識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錯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論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須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經說过的，这里再重复說一說，就是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的問題。如果以为理性認識可以不从感性認識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論者。哲学史上有所謂“唯理論”一派，就是只承受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認經驗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經驗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

錯誤在于顛倒了事實。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則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從認識過程的秩序說來，感覺經驗是第一的東西，我們強調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意義，就在于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人的認識開始發生，開始從客觀外界得到感覺經驗。一個閉目塞聽、同客觀外界根本絕緣的人，是無所謂認識的。認識開始于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

第二是認識有待于深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于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證法^[8]。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只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復了歷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于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我這裡不來說經驗只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它們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了的認識，相反，只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于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

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者不是这样，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針，沒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認識，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哲学上的“唯理論”和“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历史性或辯証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論和經驗論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論和經驗論)，但在認識論的全体上則都是錯誤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認識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認識)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認識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認識)也是如此。

然而認識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結。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認識为止，那末还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說来，还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認識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义看来，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說过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9]然而馬克思主义看重理論，正是，